

一颗「粮心」写赤诚

——三明市宁化县弘扬长征精神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侧记

三明市融媒体中心采访组

大暑的日头爬过武夷山脉的余脉,福建省三明市宁化县河龙乡5300亩稻田浸在灿灿的阳光里。连片的稻田,正处于抽穗扬花关键期,炙热的阳光如同一缕缕金色丝线,编织着农民丰收的希望。

69岁的大洋村老农毛根水行走在田埂上,走一段便驻足停留,缓缓俯下身,托起脚边的青稻仔细观察:“这米,千年前进贡朝廷,90多年前给红军当军粮,现在成了咱农民的‘金疙瘩’。它还是河龙贡米,却有了不一样的香甜。”

作为中央苏区“粮仓”,宁化县是当年中央红军重要的给养和后勤保障基地。同时,它也是红军长征出发地之一。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上万名中央红军从宁化县出发,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从北宋年间的贡品,到中央苏区的“红军粮”,再到如今乡村振兴的“致富米”,昔日路隘林深苔滑的宁化县,聚焦“两米两茶一叶一稻种”,加快现代特色农业产业升级,推动乡村全面振兴。这片红土地上的人们,用刻入基因的“粮心”,向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示范区迈出更加坚实稳健的步伐。

宁化县淮土镇凤凰山村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核心展示园纪念碑。

时光流转,当时间的指针划过硝烟弥漫的革命岁月,这片曾倾尽米粮支援红军的热土,依旧与“粮”相依,在新时代走出一条种业振兴之路。

眼下,位于城郊镇马元亭村的福建宁化六三种业有限责任公司已完成加工仓储工程建设,新建设备车间、科研实验室和种子仓库。作为宁化县提升“国家级制种大县”建设水平的关键配套,即将为当地农业产业化发展蓄势赋能。

这里是国家级杂交水稻制种大县的“心脏”,每年都有1300万公斤优质稻种发往南方稻区。

谁能想到,如今配套齐全、技术先进的制种大县,在数十年前也曾被扼住粮食命运的“喉咙”——单一品种长久耕作,出现种性衰退和品种退化,低产难题困扰着山里的父老乡亲。

1968年,福建农学院毕业生林占熺下放到宁化水茜公社杨城大队,粮食亩产100多公斤的残酷现实令他揪心。

林占熺利用春节冬假时间,自费回母校引回水稻、地瓜等品种30多种,和村里的老农、知青组成科学试验小组,从10多种水稻品种中确定“梅丰27号”“梅丰9号”和“桑选1号”3个成功品种,实现比原有产量提高两到三倍的质的飞跃。

这也让宁化人民明白,把种子握在手心,就是掌握了发展的命运。

宁化县“八山一水一分田”,丘陵地貌通风好、隔离串粉条件佳,是天然的制种场。

20世纪70年代起,宁化县开始杂交水稻制种探索;2022年,宁化县被农业农村部认定为国家级杂交水稻制种大县。2026年,全县制种备案面积6.26万亩,覆盖16个乡镇111个村,50余家制种企业在此扎根,建成60余个千亩高标准农田可供制种使用。2023年起,全县制种面积稳定保持在5万亩以上。

杂交水稻制种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既是自然馈赠,更是宁化人民接续奋斗、实干笃行的成果。

2022年以来,宁化县争取3000万元国家级制种大县奖励资金,累计投入资金8050万元加快建设标准化、机械化、自动化、信息化、社会化的杂交水稻种业基地,新建种子区域服务站3个、高标准制种示范展示基地1个,引进2家企业入驻现代种业科技园,逐步推进产业升级。

“以前靠天吃饭,现在靠技术吃饭。”在宁化县中沙乡种子区域服务站建设现场,该乡党委副书记张何树表示。标准化设施补齐产业链短板,减少种子损耗,带动制种产业规范化、产业化发展。

宁化县构建起以创新服务为核心,种业科技园区为引擎,制种生产为基础,社会化生产、技术引领、机械应用、加工销售为抓手的发展格局,深化杂交水稻制种各环节县企合作,开展高素质农民培训,把制种生产的关键技术培训到户到人,建立制种新技术示范点,确保各项技术措施落实,以科学种植、规范管理实现种业高产、优质、安全发展,让百年良田持续焕发发生机。

半个世纪的接力,宁化人把这枚“芯片”,牢牢攥在了自己手里。

共富路

输血支前「到」造血兴农

这粒米,播撒着科技兴农的福祉,更承载着先富带后富、共赴富裕路的民生温度。

盛夏,湖村镇的稻田里,种粮大户黎承金戴着草帽,蹲在地上查看稻谷虫情。

这位退伍军人于2016年成立宁化县粮安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推行“合作社+基地+农户”产业发展模式,从最初的100亩田,扩展到现在的1500亩河龙贡米种植基地。

“我是宁化人,不能忘了这片红土地的恩。”黎承金说,家乡历史和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让他坚定了发展农业的想法。

黎承金牢记故土滋养、传承苏区精神,致富后的他主动扛起社会责任,践行“先富带后富”使命,合作社常年雇佣4名固定农户,年均临时用工超2000人次,每年发给村民的务工工资就有几十万元。

“年轻人喜欢往外跑,现在家门口就能挣钱,家乡也有了他们实现梦想的舞台。”黎承金笑着说。

离湖村镇35公里的河龙乡河龙村,74岁的伊钢民坐在自家二层小楼的客厅里看电视,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几年前,伊老汉的家庭并不富裕,如果不是依靠种植河龙贡米,他也不可能每年增加1万多元收入,过不上如今的好生活。

在数年前的“一企帮百村”产业扶贫活动中,不少像伊老汉这样的脱贫户领到企业免费发放的种子,学习到企业帮教的新技术。他们种出的大米,以每公斤4.2元的价格被企业收购,而国家粮食常规收购价为每公斤2.82元。

为持续放大稻米产业富民效应,宁化县引进由中国科学院院士谢华安领衔的“河龙贡米省级专家服务基地”,并联合福建农林大学设立“河龙贡米教学科研实践基地”,成功培育12个中高端后备品种,推广应用8项成熟技术,带动8665户种植户增收。

一户之变,映照一地之兴。如今的宁化县,立足北纬26度的资源禀赋,确立“两米两茶一叶一稻种”农业发展战略,打造4条乡村振兴示范带,辣椒、莲子、湿籽花生等农特产品全面开花,油茶林面积居全省第二,河龙贡米、孔坑贡茶等一批农产品获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定,培育规上农副食品加工企业8家。

昔日“红军粮仓”,今朝“富民宝地”。奋进新征程,宁化儿女正赓续长征精神,怀揣赤诚“粮心”,以实干担当在这片红色热土上阔步前行。

记者手记

一捧“红米”映初心

探访宁化县,动人之景不仅是眼前的万顷稻浪,更是数百万百姓的“奔头”,是跨越百年的精神接力。

从“一袋军粮”的长征物资基础,到今日“饭碗里的红色基因”,史料记载里轰轰烈烈的支前壮举,化作这片红色土地的奉献与坚守,宁化“粮心”从未改变,只是奉献方式悄然改变。

毛泽东曾在《如梦令·元旦》里,写下“风展红旗如画”的壮丽篇章。如今再看宁化县,这面“红旗”早已不是抽象的符号,它正燃烧着产业兴旺的希望,一代又一代宁化人接过接力棒,用实干写就振兴答卷。

这粒“米”,还将继续飘香。因为种它的人,心里装着信仰,装着家国,装着永远滚烫的赤诚。

万担粮

中央苏区「粮仓」的热血注脚

《宁化县志》里,记录着河龙贡米的“入仕”缘起:宋真宗景德年间,运送贡品的官员途经河龙病故,当地人伊益自告奋勇接替。到京城交割物资时,伊益将携带的家乡河龙米一并献上,得到皇帝赞许,河龙贡米由此得名。

一朝入贡的千年米香,在900年后迎来使命嬗变。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这一把把米肩负起保证工农红军迅速扩大、夺取更大胜利的给养任务。

1933年3月1日,《红色中华》刊登中央执委20号训令:“长汀、宁化把借的谷子集中于区政府保存,听候中央处理。”彼时的宁化县还未完成土地革命,但农户看着自家珍贵的储粮,一听说要交给红军,便积极执行中央训令,连借谷票都推辞着不肯要。

禾口区苏维埃政府不到一周就筹集245担即12.25吨谷子,其中大部分不要借谷票,不需政府归还。省苏维埃政府表扬宁化人民能够在粮食万分紧缺中支援红军。

次年2月,中央粮食会议决定“集中土地税、公债款,以收谷子为原则,开展普遍的收集谷子突击运动”,划定宁化县为中央粮食部派员开展突击运动区域。3月,宁化县收集粮食3万余担,成为中央苏区收集谷子最多的县份之一。

在借谷、粮食突击、节省三升米捐粮、秋收借谷等系列行动中,宁化县均积极执行指示,动员群众为收集粮食供给红军而斗争。至1934年7月,宁化县完成7480担谷子收集工作,超额完成5000担预定任务。7月22日,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央人民委员会作出秋收借谷60万担及征收土地税的决定。8月底,宁化县以3.4万担完成原定计划80%以上。

“一轮又一轮的筹粮运动,没有劝退热血的宁化人民。在国民党反动派对苏区进行经济封锁的极端困难条件下,大家也义无反顾地把粮食送给红军。”宁化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副主任谢丽梅一边动情地说,一边翻开整理成册的《红色中华》报,讲述这片红土地上的热血义举——

列宁小学师生主动参与筹粮工作,学生检举地主婆藏匿粮食的行为,劝说母亲不可包庇,主动上交藏匿的谷子;

青年黄松柏筹备婚事宴席之际,被红军借走白米,红军战士如约归还,照料他家婚事,启程前帮忙打扫院落、上好门板,借柴火、灶具也一律支付银元;

……

1929年至1934年,这个只有13万人口的小县,累计输送兵员16000余人,筹集粮食20多万担、钱款54万多元,制作军衣、草鞋数万件(双)——中央苏区“粮仓”的名号,是一袋袋军粮堆出来的,朴素的谷米滋养着红色革命的星火。

粮农在给水稻赶花。

河龙贡米带动种植户增收致富。

宁化县长征精神教育基地。